

短 篇 小 說

春 夢 集

揚 滔 著

新 中 國 出 版 社 發 行



揚滔小說集之一

春夢集

揚 湣 著

新中國出版發行

文藝叢書
春夢集

(每冊實售 元)

著者 楊 滔

發行者 新中國出版社
南京白下路二七九號
電話二四五〇八號

印刷者 中國文化合作印務廠
南京太平路馬府街九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作者著述一覽

揚涓戲劇集之一 春江花月夜

這是由現實出版社發行正風圖書公司總經理售的一個四幕趣劇，內容生動詼諧，結構嚴密緊湊，曾在西安、瀋陽、西昌、鄭州等地上演，甚得各界好評。

揚涓戲劇集之二 秋水長天

這是由建國書店發行的一部四幕農村悲劇。以現階段農民生活之變化，題示歷史進化之跡向，可謂別開生面。其中有纏綿悱惻的離別，有樂極生悲的重逢，有驚險爭鬥的情節，有愛與美的畫面，有血與淚的交流，實為現代劇壇不可多得之作。

揚涓戲劇集之三 喜成雙

這是揚涓先生底一個獨幕劇集，里面包括「亂世姻緣」「喜成雙」「重逢」等幾個簡煉生動的獨幕悲、喜劇，曾在各大權威刊物發表，即將出版單行本。

揚涓小說集之一 春夢集

內容詳本書。

目次

1. 春 夢	一——三五
2. 講衛生的人	三六——四七
3. 迷	四八——七〇
4. 佳偶天成	七一——九九
5. 前路	一〇〇——一二二
6. 朦朧的愛	一二三——一四〇
7. 劉阿七	一四一——一五六
後記	

春夢

獻給慎修和廣大的青年朋友

風颯颯，雨霏霏。寒冷，在擴大着；像要下雪的樣子。四週那些峻峭的光兀兀的石山，成天被裏在濛濛的煙雨中，好像窒息得很難受似的。屋檐邊的水點，像弱者的淚，終久流不完。泥濘的街道，膩巴巴，油滑滑的，彷彿要故意使行人們噁心。

祝啓明從郵局裏帶回來的，依然是失望與焦煩。此外，便是滿褲脚的雨滴和泥漿。他一踏進門，便掇起許多關切而帶玩笑的聲音：

「有信嗎？」

「可不可以公開？」

「怎麼，急呆了嗎？」

什麼反響都沒有。他揸開雙手悶悶地偎在炭盆上烤火。

在這荒僻的小城里，沒有地方開心散步；尤其是這種惱人的風雨天。那些「和樂神」們，在公餘飯後，便不約而同地聚集在這里，消磨着那份剩餘的時間。因此，這小小的樓房，經常充滿了琴音，歌聲，談笑聲。趣味的中心，自然是我們這位爲婚姻問題而着了迷的祝啓明。他性情溫和、好動、熱心、愛朋友。平常對於聊天、開頑笑，決不自甘落後；但現在可不同了：成天價像夢遊病一樣，沒精打采，恍

惚無常。朋友們來接搭他，最多只是微微一笑，不大打理。

現在，大個子老孟又開始打趣了：

「老祝，你請不請客？」

「我憑什麼請客？」他不大高興地回答。

「要是請客的話，我倒有個好消息告訴你。」那個拿一份電報在祝啓明面前神祕地一擺。小白臉何如之連忙搗着大個子底手，使這事情更加神祕。

「老孟！」他說。「你得留心，招扶一下奪了去！這個，不請客是決不能給他的。」

「你們只說那里拍來的着？」祝啓明露出一絲矜持的淺笑，伸起腰來。

「這個怎麼能說跟你聽呢？不請客。」何如之說。

祝啓明力持鎮靜，暫時不追究這回事，以爲他們自然會說出來的；但他們都裝做諱莫如深的樣子，誰也不肯揭露祕密。過了一會他才像破獲了密案似的說：

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們別開洋味了罷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呀？」大個子。

「電報局汪報務員已經告訴了我，你說我知道什麼？」大個子猜想他一定不知道，便站起來，裝做正經的樣子說：

「那好囉，你既然知道就不說了。我們走吧，何如之。回去還有事哩。」

「慌什麼呢？」何如之向他擠了個眼色，說。「老孟，你只露出一個字給他看看。究竟是哪個拍來的。」

「給他看什麼，他已知道了嘛！」

祝啓明仍然裝做看透了什麼似的無所謂的樣子，烤他底火。何如之生怕請客不成，就從大個子手里拿過電報紙來，在兩個大姆指間露出「火速」兩個字，畏伸畏縮地給祝啓明看了一下。

祝啓明冷不防的一下奪過去，却落了個空。

「噢！」何如之歪着頭鄙夷地說。「在老夫面前你想來這一手？那你還差得遠！」

「何如之！你跟他嚙嚙什麼呢？我們走吧，反正過了明天，這電報就成了廢紙。」

這大概是她拍來的吧？不然，沒有這樣神祕的——祝啓明底心，加緊驢驢地跳，無論如何鎮靜不去。焦煩的表情，漸被希望侵佔了。他微笑着說：

「請客都無所謂，但要先把電報給我看。」

大個子正要說「不行」，何如之搶先歪着嘴巴說了：

「沒有這樣便宜的事！告訴你，誰都不穩。」

忽然，房門一響，閃進一個叫小鄧的年輕小伙子，和一個聖人樣的中年人。他們都是成天在一塊兒廝混的，進來連頭都不點，只用那種「老來往」的神氣笑了笑。大個子興奮地對他們說明是怎麼回事，又問祝啓明道：

「你說，誰跟你保險着？」

「他不請客，我保險！」小鄧尖上來說，表示很有擔當的樣子。

「你保險？你是啥頑意嘛！」何如之帶笑地啞了他一口。

「你是啥頑意嘛！」那個也同樣啞了何如之一口。

那位平常不大說話，不論對誰都是那麼微笑着的聖人，出來說話了：

「那末——老祝，我看請客是逃不脫的了。你如果身上不方便，就讓小鄧給你墊上好了。」

祝啓明看着聖人也開腔了，心裏面那種「怕上當」的心理，漸漸被一種快要爆發的神奇的快樂吞噬了。接着，他掏出一張五十元鈔票來。

「唏！五十塊錢幹什麼？——做胡椒都不辣！」何如之還是不滿足，露出鄙夷的神氣說。

「不管三七廿一，」大個子說。「我們只要三升糯米，一付豬腸，半斤白糖，八兩豬油，大家贊成不贊成？」

「贊成，贊成！」許多人都舉手通過。

聖人在旁微微笑着。

小伙子沒有做聲。

「這簡直此『二十一條』還苛刻。」等靜下來之後，祝啓明紅着臉兒說：「有什麼事情給你們抓住，就算倒了大霉！」

「倒大霉？」何如之。「老兄，幫忙的時候還在後頭呢。」

「好好，別嘮嘮啦！誰買去。」祝啓明急不可耐地說，又掏出一疊鈔票。

大個子接着錢，一溜煙似的閃出去了。對於這些事，他一響是「見義勇爲」的。

何如之這才把電報交給祝啓明，站在旁邊做出這麼一幅滑稽勁兒：好像一個做錯了事的頑皮學生，預感到會要遭受可怕的責罰似的，伸出舌頭靜候着。

祝啓明看過電報，霍地站起來：

「嗨！你們這些傢伙真無聊，硬要拿我開頑笑！」

「誰有你那麼一位好哥哥呀，送那麼多禮！」何如之還是帶笑地說。

「原來是這麼回事啊。」小伙子看了電報冷冷地說。

何如之看着祝啓明感到很嚴重的樣子，便向祝啓明說：

「急什麼呢？有了錢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；結婚戒指，馬上可以買下，張老板底木器，也可以如期付清，還有王先生那里的房子……」

「噢噢噢！只有你名堂多！人家急的要命，你們倒要窮開心！」過了會，又說：「什麼事情都是你們幾個『和樂神』造起來的！你看，大哥一個電報兩個電報的催我到遠征軍去；現在又匯來了第二批旅費，究竟怎麼辦呢？這回要是失了信用，他永遠不會理我了。說不定還會報告父親。」接着又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唉，這樣久還不死起來……隨她來不來，反正我不等了——明天就走！」

「那好啦，」何如之還是一味的開頑笑。「你走了，結婚的事，由我做全權代表好了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祝啓明一下子倒在床鋪上，急得懵懵的。他現在簡直有點恨她了——等了這麼久還不見她來，也不給他一個回覆！

那位聖人因為人家要請客，就想出幾句安慰的話來說：

「現在——橫豎是老婆至上。事到如今，你無論如何得忍受這最後五分鐘，假如五分鐘之後她來了呢？」

「假如五分鐘之後她來了呢？」祝啓明默默地在心里沉吟着。「所以我必須忍耐，忍耐過最後五分鐘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五分鐘，只有五分鐘了！五分鐘之後，她會突然來到了我底面前……叭叭，我會快活得像神仙一樣，無我地在空中飛……呵呵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五分鐘，三千秒，一瞬……」祝啓明捫着自己的眼睛想。忽然，眼界里跳進來一個苗條少女底身影。而且，慢慢地覺得捫着眼睛的，已經不是自己底手；而其她那雙溫柔的，蔥嫩的，潔白的，可愛的小手了。這時候，何如之還以為

他不明白那是誰的手哩，站在旁邊，發狂地嚷：——「老祝，老祝，快猜，誰捫着你底眼睛？猜中了，幸福就屬於你。」——但是，那還用猜嗎？是她，是我底蓉！……蓉，妳怎麼捫了這樣久才來呢？妳太淘氣了！……現在不管，不管這些了！蓉，妳屬於我，我屬於妳，幸福屬於妳，也屬於我，永遠屬於我們！……你別頑皮了，蓉，鬆開手罷……

可是，那雙手越壓越緊。他想使勁去掙掙開，但已軟綿無力，一動也不能動。

突然，他又覺得彷彿是置身在一個怪熟悉的公園里。太陽嫵媚地對他們微笑着，把她底手照得絳紅而透明。他好像看到她的每條血管中，跳躍着青春的熱力。看到她那對明媚的，晶瑩的，迷人的眼睛，正向他發射出燃燒着的曖昧的光輝。他聽到她底心和自己底心，合奏着春之戀歌，愛的樂曲。他聽到她在腦後發出低微的，頑皮的笑聲；這笑聲如往常一樣，帶出兩個酒渦；酒渦中泛濫出迷人的酒；而他就被這酒底狂波，浮到了三年前如煙如夢的世界。——

那是一個久晴不雨的枯燥的冬天。祝啓明領導的××劇宣隊，在湘東某鎮，補充了一批生力軍。一位天真，溫雅，多情，善感的天使——容蓉小姐，便趁着寒假的空閒，參加了這支強壯的藝術軍。他（她）們抱着年青人特有的熱忱和智勇，在湘北和湘東的土地上，踏着辛勞而矯健的足跡。在那些樸素的人民底心坎中，鏤刻了難忘的意像。

除了公事上的接觸，容蓉還時常藉着各種適當的機會，到隊長房裏去談天。這位隊長也和她一樣；愉快，豪爽，和善而健談。常常在女同志鬧事急得要哭的時候，他能「噓」得她們發笑，雖然在工作上

不馬虎苟且，但在私人房間里，或郊遊漫步中，却從來不拿出隊長底駕子來對人——相反地他最樂於和隊員們有節地談笑、研究、和檢討。

不久，雙方都覺得傳染了一種新奇的詩意的感覺；只是都不好意思明白地表露出來。後來，接觸的機會一多，最初的拘泥，便完全消逝了。而且，容蓉還在母親面前着實誇耀了一番：

「媽，我們隊長真是太好了——學問又好，能力也強，身體也很健康。他常常教我們做文章，教我們繪畫，教我們唱歌，樣樣都行。沒有事的時候，他還愛講故事，做口技哩，把人肚子都笑痛！媽，他見過您；哦，您見過他麼？」

「冒見過。」媽媽底話，總是針對着女兒底心說的。「妳怎麼不請他到家里來走走呢？」

女兒底一雙活溜溜的眼睛，盯着媽媽底臉兒好一會，似乎在回溯什麼，然後，她輕輕地撇着小嘴，說：

「媽，我也這樣打算過。但我又怕爹爹要說閒話；和前次劉劍鋒同學來了一樣，又翻起那雙白眼。」

「妳真是蠢東西。這是隊長啦，妳爹怎麼會那樣對他呢？」

聽着這麼一說，女兒立刻跳起來，拉着媽媽低手，用力地抖着說：

「那就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馬上跟隊長說去，說爹跟媽都希望你到我家走走。」

「妳直算是那樣毛手毛腳的！要來嘿，也要先把個信我。妳看，屋里髒死了，冒里冒失就把隊長請來，怎麼對得起人啲！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？他常常到老百姓家里，看着不潔淨，就自己找掃把去掃。他一點駕子都沒有。妳以後看到他就曉得的。」

「我們不是那種不三不四的人家，搞得太齷齪了也不行哪！」

「妳老人家這麼講究，」女兒進一步試探着說。「還準備請客不是？」

「不管請客不請客，人家隊長來了，總是要搞點東西吃的吔。」

女兒一下子就跳到了門外，又是手舞足蹈地說：

「媽，我去了。我去請客，妳就在屋裡預備吧。」

做媽媽的走到門口，隱住笑，慈諷地說：

「蓉兒，妳直跟我放沉靜點看！這樣大的姑娘了，還像毛頭孩子一樣，貓彈鬼跳的。人家隊長看見了，怕會要罵妳。」

「罵我？他疼都來不及呢！」她在心里說。

接着，她放賴地說：

「我不管，我只管請客，妳只管做菜。」她一壁說，一壁搖頭擺手地向外走。「真的，媽呀，妳不要忘記和爹說吔！他要是說閒話，我就會找妳『算賬』的！」

女兒只顧往前走，媽在門口無助地央求道：

「蓉兒，來。媽有話跟妳說。來呀！」

「有話就說嘛！」

女兒回頭來看了她一眼，又準備往前走：顯然是在試探她媽媽底意向。

「妳這樣不聽話，我就偏不跟你爹說。看他怎樣對付妳！」

這一回，女兒站住了。她微翹着小嘴，扭扭怩怩地，像要哭的樣子：

「不，媽！」

「不什麼？妳爹今兒個做禮拜去了。客來了，哪個招扶啦！」

「我又不一定是請他今天來。明天，後天，再後天，總可以的吧？……呵，真的，我還有大半張壁報沒寫完，我要去了。」她搖晃着上隊部去了。

就在這星期二下午，容府預備了豐盛的飯菜，請隊長、隊附、導演、指導員他們吃飯。自然，祝隊最是這里唯一被尊敬的上賓；其餘的人，不過是請來作陪罷了。主人容老先生，是基督教的信徒，穿件青棉袍，戴幅寬邊眼鏡，蓄着兩撮鬍子，很有些兒紳士派頭。因為祝隊長跟他攀談着宗教的問題，他就興緻勃勃地打開了他底話匣。他除了附帶地贊揚這個劇宣隊之外，大部份的話題，都是誇耀上帝的神聖和偉大。他當場分贈客人一部「新約」，並領導他們去觀禮拜堂，參觀他珍藏的字畫。當他諄諄不倦地在解說那些教條的時候，客人中那位頭髮蓬鬆，浪蕩無稽的導演先生，在後邊低聲地和另一位客人談論着反對偶像崇拜的問題——他認為西洋人信奉耶穌教，和中國老百姓迷信菩薩的意義差不多。這話一被容老先生聽到，可就是他說教的機會到了。他說：那不然，那不然，耶穌和菩薩，決不能同日而語——這是有罪的。中國人迷信菩薩，只一味的祈求施助，解災；而耶穌教徒却只求懺悔自己底罪過，解救人類底苦難，使每個人獲得自由、幸福和光明。所以——所以說一個是消積的，自私的，愚昧的；一個是積極的，無我的，並且是科學的……

容老先生還沒來得及引證他這個「科學」的所以然，容容就跳進來請客人入座了。

席間還有幾位鄉紳作陪。也許是事先商量好了的吧，他們在容小姐號召之下，一齊向這位因為被人尊敬而稍受拘束的祝隊長敬酒。隊附、指導員和導演先生陪着喝了幾杯之後，立刻就起來發動反攻。猜拳喝采，盛極一時。但結果是兩敗俱傷——祝隊長和容小姐都喝得醺醺大醉，迷迷糊糊抬到床上去了。

半夜里，祝隊長從燃燭着的高熱中醒過來，發現自己竟是躺在容府的客鋪上，深營失禮，難乎為情。他身子沉重地滾動幾下，便有一股酒濕和的氣味，驀地從被子里冒出來，非常刺鼻。全身似乎還

在發熱，口裏尤其渴的難受。想爬起來找點水喝，可又不大好意思。但後來越來越渴，實在無法忍耐了，便悄悄爬起來，定定神，到桌几上去摸茶水。

月亮已經移到西空，灑下清寒而明淨的光輝。它把窗前那株老樟樹底影子，倒印在淡紅色的欄杆上；那樹梢在白壁與樓板的接合處，還打了個九十度的彎。遠處的山，都褪了顏色，縮小了體積；似乎都想輕輕悄悄地跑到什麼夢幻的境地去。小蟲子不甘寂寞，在荒草中唱着清幽的夜曲。在這樣詩境般的月夜，往往會使天涯遊子，頻生萬縷鄉思；往往會使年輕的男女，魂銷意醉。

祝隊長在房子里摸了一遍，什麼都沒有找到。憑窗悵望了一會，便又轉身就寢。但一不小心，把床頭衣櫥上面一個醃瓷茶杯，撈到地板上，嘭的一響！杯子雖然還完整，但他底心似乎給碰碎了，在胸膛里撲通撲通地亂跳。

好像山谷中的一聲號角，這響聲立刻在對面房間里，獲得了反應；起初是人在床上轉動的聲音；接着，有輕微的脚步聲；接着，彷彿有個黑影子，在窗前走廊上晃了一下。祝啓明底心，一步步地緊張，他支撐起半個身子，摒息着呼吸，注意週遭的動靜。

一會兒，右邊房門無聲地打開了半尺來寬，一會兒伸進來一個少女底頭，又一會兒，送過來低微的祇能自己聽到的問話：

——醒了麼？

一時，祝啓明不明白這是做夢，抑是現實。他下意識地振作自己底神經，好像還聽到自己底心跳，聽到門外那個人底呼吸聲。並且又捉住了第二個低微的顫慄的問話：

——你酒醒了麼？

他這才真正清醒了。搔搔頭髮，覺得臉上燒着一堆火，並且有什麼蟲子在爬動。

——是夢麼？我早就醒了。

這稱呼是由「容同志」自然而然地轉過來的。容春羞怯地走進來，沒有忘記帶關門。藉着月光的反射，可以看出她披着的青呢大衣裏面，是穿着紅格短褲，緊湊的淺綠睡衣。肥壯白嫩的臂膀和大腿，袒露在外面，全不覺得冷。

——我起床你聽到了？——她說。

——我起來找開水你聽到了？——他頑皮地反問。

在月光中，各人可以看到會心的微笑；但各人都難找到適當的話語。容春移身把臀部搭着點兒床邊，祝啓明還羞怯地讓半個身子埋在被子里。

——你真是太不客氣了，在人家做客，喝醉了酒，羞不羞呵。

她找着了這樣的話，孩子氣地用手指在臉上示羞。聲音也大了些。祝啓明担心它太高了：

——妳小聲點吧，旁人……

——沒有關係的，我底隊長，你怎麼這樣胆小呵……

——妳又這樣叫我！

——哦，我忘啦，我應該叫你——明，是不是？

祝啓明像身臨大敵，預感到某種威脅的恐怖。他極力想逃避，但却無力抗拒某種魔力的吸誘；就像在驚夢中逃跑一樣，有點手癆腳軟。於是，一鋪由恐怖、驚悸、快樂的情緒所幻織成的網，一下子把他籠罩了。

片刻的沈默。這沈默就是詩境。

——真的，妳說哪個喝醉了呀？

祝啓明在尷尬中找着了話題。容蓉把食指尖兒啣在嘴角邊，說：

——你，你自己呀。

——妳自己呀。我是沒有喝醉的。不信，妳去問上帝好了。

——我才不相信什麼上帝啊！哦，你昨天怎麼跟我爹說，你也加入過基督教？

——因為他老先生相信這一套，所以我就那麼說。

——那你真是聰明。

——妳才真是聰明哩。

——爲什麼？

容蓉無意識地招弄着衣邊，感到沒有適當坐處的不安。祝啓明覺得她在發抖，就拉着一角被子給她

蓋上。他想了想，說：

——因為妳知道慫恿妳底媽請客。

——這里，兩對燃燒着青春的光、熱、力、愛的眼光又碰着了，似乎碰出了火花。這一瞬，他們不但看

清了各人底表情，也領會了各人底心事。容蓉不由地感到輕羞，裝做生氣地說：

——哪個請了你呀？你自己跑來，自己喝醉酒，好丟人呵！

——對，對，沒有人請我，那我自己跑回去好了。——他做出躍躍欲走的樣子。

——賭你，賭你跑回去。……你敢跑回去，我明天跳個波蘭舞給你看。

——誰愛看妳的？

——你……

兩道眼光又併到一條線上。詩意的快感，滲透了兩顆驕然的心。這時，祝啓明還假意地說；